

基于先验前提的后验必然命题研究

龙小平

(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4)

摘要:克里普克关于后验必然命题的论证基于“专名是严格指示词”这样一个前提,而“专名是严格指示词”只是一种模态直觉的结果,也就是说这样一个前提是先验的。这样一来,也就使得克里普克的后验必然命题具有了先验的性质。

关键词:后验必然命题;专名;严格指示词;先验前提;可能世界

中图分类号:B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0)03-0066-05

在《命名与必然性》中,克里普克论证了后验必然命题的存在。他的后验必然命题包括专名之间的同一性命题、理论同一性命题和自然种类的一般陈述。

克里普克首先论证了专名之间的同一性命题是后验必然命题。在他看来,像“长庚星就是启明星”这样的专名之间的同一性命题是后验的必然命题的例证。因为,“长庚星”和“启明星”都是专名,是严格指示词,在每一个可能世界里都指称金星,在他看来,既然长庚星和启明星指的是同一个星体,那么在其他可能世界里它们不可能指两个不同的星体。因此,“长庚星就是启明星”就是一个必然命题。那么会不会出现长庚星事实上不是启明星的情形呢?克里普克指出:“让我们试着描述一种可能会出现的长庚星不是启明星的情形。这是很容易的。有人走来,称两颗不同的星为长庚星和启明星。这件事甚至可能发生在与我们引入‘长庚星’和‘启明星’这两个名称时通常所处的相同的条件下。但是,这难道就是长庚星不是启明星或者不成为启明星的情形吗?我看不是。……这个人不能两次指着金星,一次称其为‘长庚星’,另一次称其为‘启明星’,就像我们刚才所做的那样。如果他这样做,那么‘长庚星’就是‘启明星’这种说法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会是真的。他或许一次也没有指过

金星——我们假定,当他指着他称之为‘启明星’的那个天体时至少有一次没有指金星。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可以说是说,‘启明星’这个名称可能不是指启明星。我们甚至可以说,就在我们黎明时发现启明星的那个位置上,也可能发现启明星不在那个位置上的情况——可能有别的东西出现在那个位置上,甚至在某种情况中这种东西也会被称作‘星’。然而,这仍然不成其为‘长庚星不是启明星’的例子。……由于不可能有这样的例子,也只好假设长庚星就是启明星了。”^{[1]80-81}克里普克还谈到了根本没有金星的情形:“有一个限定条件:当我说‘长庚星就是启明星’这句话是必然真的时候,我当然不否认可能有这样一种情形,其中根本就没有像金星那样的行星,从而也就没有任何长庚星和启明星可言。在这种情形下就出现一个问题,‘长庚星就是启明星’这个同一性陈述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或者既非真的也非假的。如果我们接受最后一个选择,那么难道就因为‘长庚星等于启明星’这句话决不会是假的,而就成为必然的了么,或者我们就应当要求必然真理在一切可能的世界中都是真的吗?我根本不考虑这样一些问题。如果我们希望谨慎一点,可以用条件句‘如果长庚星存在,那么长庚星就是启明星’来代替‘长庚星就是启明星’这个陈述句,并且谨慎地只把后者看作是必然的。不幸的是,这个条件句使我们陷入了存在的单一归宿问题之中,可是我此时还无法讨论这个问

题。”^{[1]87-88}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涉及存在问题,因而无法讨论的。不过,当克里普克在讨论严格指示词的时候曾经指出,说一个指示词严格地指称一个对象,并不要求这个对象在每一个可能世界中都存在。

“长庚星就是启明星”这是一个经验的事实,是天文学家在经验中发现的,所以这又是一个后验的命题。“第一,我们不是先验地知道启明星就是长庚星,除了经验没有其他方式可能找到这个答案。第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可以有一种其性质与我们已经有的证据无法区分的证据,并且根据这两颗星在天空中的位置来确定两个名称的指称,并不要求这两个行星是同一个天体。”^{[3]104}

因此,“长庚星就是启明星”是一个后验的必然命题。此外,克里普克在《命名与必然性》中还证明了“西塞罗就是图利”也是后验的必然命题。

在后验必然命题的论证中,克里普克除了提出具有相同指称的专名构成的同一性命题,还提出了至少有两类其他的在语义上相似于包含专名的同一性命题。一种类型克里普克称为理论同一性,另一类是涉及自然种类名词的一般陈述。理论同一性是这样的命题:一个自然种类与一个科学的种类相同一。这个种类的例子是“水是 H_2O ”、“黄金是原子序数为 79 的元素”,以及“热是分子运动”等等。克里普克所说的涉及自然种类的一般陈述包括“猫是动物”和“闪电是放电”等。

“黄金是原子序数为 79 的元素”这样的理论同一性也是一个典型的后验必然同一性命题。克里普克认为,黄金的原子序数是 79,因而原子序数 79 这一内部结构就给出了黄金的本质。他用可能世界理论进行了论证。在任一个可能世界中某物质是黄金,当且仅当,它的原子序数为 79。而我们最初用来识别黄金的标准,诸如颜色、质地等,都不是它的本质,我们会遇到另一种物质,它具有我们最初用来识别黄金的一切外貌特征,但却不是黄金,而是黄铁矿或假金。黄铁矿或假金之所以不被称作“黄金”,是因为它们并非原子序数 79 的元素。所以,“黄金具有原子序数 79 是这种物体本性的一个组成部分。”^{[1]102}也就是说,原子序数为 79 的元素揭示了黄金的本质或必然的属性。“黄金是一种原子序数为 79 的元素,这一点就是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我们还可以以同样的方式更进一步地研究颜色和金属特性是怎样从我们所发现的黄金这种物质中得出的。就这种性质是从黄金的原子结构中得出的而言,它们是黄金的必然性质,即使它们毫

无疑地不是“黄金”这个词的意义的组成部分,而且不是以先验的确定性来被人认识的)。”^{[1]103}“黄金是原子序数为 79 的元素”是一个必然命题,而且关于“黄金是原子序数为 79 的元素”的事实当然来源于我们经验中的发现,因而也是一个后验命题。

“水是 H_2O ”的陈述是另一个克里普克提出的理论同一性的后验必然真理的例子:“‘水是 H_2O ’这句话当然表达了一个发现。我们最初识别水是根据它对我造成的特有的触觉,它的外貌特征或许还有它的味道(尽管它的味道通常可能是因为水不纯净的缘故所致)。如此实际上甚至存在着某种物质,它具有与水完全不同的原子结构,但在上述方面都与水相似,那么我们会说有些水不是 H_2O 吗?我认为不会这样说。我们倒会说,正如存在着假金那样,可能也会有某种假水;存在着这么一种物质,它尽管具有我们最初用来识别水的各种特性,但是它事实上却并不是水。”^{[1]106}考虑不同的反事实情形,在其中,当我们固定名词“水”的意义但缺乏水的主要的物理结构时,我们遇到了很多具有我们所使用的特性某物。我们将说如此的一种东西是水吗?克里普克认为,当然不。我们将称它“假水”或某种相似的东西。

克里普克认为,“黄金是原子序数为 79 的元素”和“水是 H_2O ”这样的同一性命题与“长庚星就是启明星”这样的同一性命题有一点不同,后者是由专名构成的同一性命题,而前者是由一个自然种类的普通名词和一个科学理论的名词构成。不过,普通名词与专名有一种很亲近的关系,它们都是严格指示词,在不同可能世界里指称相同的对象或种类。克里普克把普通的种类名词类似于普通专名。因此,理论同一性命题和专名之间的同一性命题具有很近的亲缘关系。萨蒙在谈到“水是 H_2O ”这个命题的时候指出:“关于水的陈述更少像‘长庚星是启明星’而更多地像‘长庚星是太阳的第二个行星’。”^{[2]81}我认为萨蒙在这里似乎错了,“水是 H_2O ”是一个必然命题,而“长庚星是太阳的第二个行星”却是一个偶然命题,因为根据克里普克的观点,“太阳的第二个行星”是一个摹状词,是一个“偶然的指示词”,实际上并非在每一个可能世界里“长庚星”都是太阳的第二个行星。因而,“水是 H_2O ”更相似于“长庚星是启明星”这样的命题。因为,“水”、“长庚星”和“启明星”都是严格指示词,而“ H_2O ”虽然不是像“水”那样的严格指示词,但却揭示了水的本质特性,在每一个可能世界里水都是 H_2O ,实际上相当于严格指示词。因此,我们认

为“黄金是原子序数为79的元素”和“水是 H_2O ”这样的同一性命题与“长庚星就是启明星”这样的专名之间的同一性命题有着很近的亲缘关系。

“猫是动物”这样的一个自然种类名词的一般陈述在克里普克看来也是一个必然的真理。他设想在一种非真实的情形中,我们事实上碰到一些小精灵,当它接近我们时,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坏运气。我们认为这些精灵不是猫,只是一些外形像猫的精灵。我们可能发现,我们所有的实际的猫都是精灵。但是当我们一旦发现它们不是精灵时,那么猫的性质的一部分就在于:当我们描述一种到处都有这样的精灵存在的非真实的世界时,就必须说,这些精灵不会是猫。这将是一个包含有装扮成猫的精灵的世界。虽然我们可以说猫可能被证明为精灵,某个种类的精灵。但假设这些猫事实上就是动物,那么任何猫形的但不是动物的存在物,在现实的世界中或在非真实的世界中就都不是猫。同样的道理甚至也适用于那些具有猫的外貌特征但又具有爬行动物的内部结构的动物。如果这种动物果真存在,那么它就不会是猫,而是“假猫”。在“猫”的例子中,我们正在命名不同的精灵。因此,我们不能先验地知道“猫是动物”,这就必然要求一些经验的调查。另外,根据克里普克的观点,名词“猫”的引入在某些方面相似于一个专名的引入:“关于猫的最初概念是:那种类型的动物,根据范例可以在任何地方把这种类型识别出来。它们并不是某种根据任何定性的词典定义而识别出来的东西。”^{[1]100}“猫”这个词被引入去指称某种生物,而不是作为一些摹状词的同义词。因此,像专名那样的自然种类名词的意义并不是被发现在一些描述理论的说法中。“猫是动物”的陈述是一个后验必然真理的例子。它是必然真理,因为在所有可能世界猫都是动物。然而“猫是动物”这个事实是在对猫的经验调查之后才能知道的信息。

—

在专名之间的同一性命题、理论同一性命题和自然种类的一般陈述是后验必然命题的论证中,克里普克都依赖了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专名是严格的指示词,在所有可能世界里指称同一对象”。

在他看来,像“长庚星就是启明星”这样的专名之间的同一性命题之所以是后验必然命题的例证。是因为,“长庚星”和“启明星”都是专名,是严格指示词,在每一个可能世界里都指称金星,在他看来,既然长庚星和启明星指的是同一个星体,那么在其他

可能世界里它们不可能指两个不同的星体。因此,“长庚星就是启明星”这样的后验命题之所以是必然的就在于“长庚星”和“启明星”都是严格指示词。

而理论同一性命题“黄金是原子序数为79的元素”和“水是 H_2O ”等之所以是后验必然命题,也在于“专名是严格指示词”这一前提。克里普克把普通的种类名词类似于普通专名。他说:“我的论证含蓄地断定,某些关于自然种类、普通名词与专名之间具有比通常所认识到的更多的亲缘关系。这个结论肯定适用于各种关于种类的名称,无论它们是像‘猫’、‘虎’、‘金块’这样的可数名词,还是像‘黄金’、‘水’、‘黄铁矿’等这样的物质名词。它还适用于描述某些自然现象的语词,例如‘热’、‘光’、‘声’、‘闪电’,此外经过适当的加工大概还适用于一些相应的形容词,如‘热的’、‘大声的’和‘红色的’。”^{[1]111}而“科学理论的名词”像“原子序数为79的元素”和“ H_2O ”揭示了事物的本质,也相当于作为严格指示词的专名。因此,理论同一性命题和专名之间的同一性命题具有很近的亲缘关系。可见,理论同一性命题是后验必然命题的观点也依赖于“专名是严格指示词”。

同理,自然种类的一般陈述“猫是动物”是后验必然命题也依赖了这一前提,因为“猫”和“动物”这样的种类名词也相当于专名。根据克里普克的观点,名词“猫”的引入在某些方面相似于一个专名的引入:“关于猫的最初概念是:那种类型的动物,根据范例可以在任何地方把这种类型识别出来。它们并不是某种根据任何定性的词典定义而识别出来的东西。”^{[1]100}“猫”这个词被引入去指称某种生物,而不是作为一些摹状词的同义词。因此,像专名那样的自然种类名词的意义并不是被发现在一些描述理论的说法中。

以上分析表明,克里普克关于存在后验必然命题的观点是基于“专名是严格的指示词,在所有可能世界里指称同一对象”这样一个前提的。没有严格指示词,就没有后验的必然命题的成立。

那么,什么是“严格指示词”呢?在《同一性和必然性》以及《命名与必然性》中,克里普克都作出了说明,他说:“如果一个指示词在每一个可能的世界中都指示同一个对象,我们就称之为严格的指示词。否则就称为非严格的或偶然的指示词。我们当然不要求对象在所有可能世界中存在。”^{[1]27}“严格指示词所指的是什么?我所指的是一个词项在所有可能世界指示相同对象。”^{[2]172}专名是一个严格的指示词,它在一切可能世界都指称同一个对

象^[3]。例如,在“尼克松是1970年的美国总统”这句话中,“尼克松”是一个专名,在一切可能世界中都指称尼克松这个人,一个不是尼克松的人不可能成为尼克松,即使在某个可能世界里,尼克松不是1970年的美国总统,他还是叫做“尼克松”。但是,摹状词却不同了,它是一个非严格指示词,上句话中的“1970年的美国总统”是一个摹状词,它在不同的可能世界里可以指称不同的人,例如在某一可能世界中指称汉弗莱,而不是指称尼克松,这就是说,一个不是1970年美国总统的人有可能是1970年的美国总统,因此,“1970年的美国总统”就是一个非严格指示词。克里普克还对“严格指示词”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说,说一个专名是严格指示词,并不意味着该专名所指个体在每一个可能世界都存在。为什么专名是严格的指示词而摹状词是非严格的指示词呢?其根据是:专名本身没有涵义,摹状词有涵义,但不是专名的涵义。由于专名没有涵义,因而只是一种“标签”,严格地指称同一个对象。摹状词是通过一个对象的性质来描述这个对象,但一般说来这些性质是偶然的,因此它在不同的可能世界中就不能严格地指称同一个对象。

萨蒙在《指称和本质》一文中对严格性进行了分类,他认为关于严格性有三类^{[2]33-34}。第一类是“它就每一个在其中事物存在的可能世界指称相同的事物,在其中事物不存在的可能世界不指称任何东西”,这是所谓持久的严格指示词,或仅仅是持久的指示词。另一种严格指示词是这样一种表达式,它在每一个可能世界指称相同的事物。我们称这类表达式为顽固的严格指示词或仅仅是顽固指示词。顽固指示词可能对是否它们的指称存在一个被给出的可能世界不敏感;它们在每一个可能世界指示相同的事物,不管事物存在与否。还有一类强严格指示词。假如它是关于一个必然存在的严格指示词,也就是,如果它严格指示某个存在于每一个可能世界的事物。一个指示词是强严格的,当且仅当它既是持久的又是顽固的。

为什么“专名是严格指示词”?关于这一点,克里普克并没有给出充足的论证。在《命名与必然性》的序言中,克里普克认为那是一种自然的直觉,他说:“我的主要看法是,我们对名称的严格性有一种直接的直觉。”^{[4]14}“认为普通语言的名称是严格指示词这种自然的直觉实际上是站得住脚的。”^{[4]5}在《同一性和必然性》中,他也指出:“如果我们对专名应用直觉检验,例如‘理查德·尼克松’这个专名,它们将被直觉地证明是严格指示词。”^{[2]176}由此

看来,根据克里普克的看法,严格指示词作为一种自然的直观,是不需要证明的,因为它是一种严格的语义约定的结果。一些西方学者在谈到“严格指示词”时都指出这是一种语义约定。萨蒙指出:“‘严格指示词’这个短语是克里普克规定的,并且被广泛应用。”^{[5]32-33}哈奇指出:“名称同一于根据语法的严格指示词——其严格性是一个语义约定的结果的指示词,而不是某种模态真理的后承。”^{[6]23}“严格指示词”这个概念是克里普克的一个创造,它指的是“一个表达式的一种语义特性”^{[7]555}。很显然,在《命名与必然性》中,“严格指示词”的成立并没有经过充分的证明,它就像克里普克所说的是“一种直接的直觉”,一个先验的认识。

三

克里普克的“专名是严格指示词”的理论与他的可能世界语义理论密切相关。他认为,可能世界是一种我们的世界可能如此的状态,它们是实在的,但不构成具体的实在;它们是抽象的可能性,是我们思维抽象的结果,但它们独立于我们的思维,因而是客观的。具体地说,可能世界就是“世界的可能状态(或历史)”,或“非真实的情形”^{[4]15}。为了更好地说明“可能世界”这个概念,克里普克还举出了一个概率论的例子加以说明。将两个普通的骰子A和B掷下后,出现了两个朝上的数字,对于每一个骰子来说,都有六种可能的结果。因此,就这些我们看到的朝上的数字而言,尽管它们之中只有一种状态符合这一对骰子实际表现的方式。然而,对这一对骰子来说却有36种可能的状态。我们可以计算各种事物的概率。例如,由于只有两种状态(骰子A,5;骰子B,6)和(骰子A,6;骰子B,5)才会产生点数总和为11的情况,那么掷出点数总和为11的概率就是 $2/36$,即 $1/18$ 。骰子的36种状态实际上就是36个“可能世界”。克里普克关于骰子的分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可能世界的直觉的想法或概念。在此基础上,他用可能世界语义理论对“必然性”进行了定义:一个事件或性质是必然的,意味着该事件或性质在任何可能世界都存在,即 α 是必然的(相对于某个可能世界),当且仅当, α 在所有可能世界里都是真的。正是从他的这种理论前提出发,他推翻了罗素的“名称摹状词理论”,因为罗素用以确定专名指称的摹状词都是指称对象的偶然属性,而不具有必然性。例如,“柏拉图最著名的学生”、“教过亚历山大大帝”这些特性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是偶然特性。因此,摹状词不能

用来确定专名的指称。专名指称的确定只能依赖于作为“严格指示词”的专名一环一环地传播下去。这就是克里普克的历史(因果)指称理论。

克里普克的可能世界是一种温和实在论的观点,即认为只有现实世界是实存的,但可以设想在这一世界中对象的不同种的可能情况,即“世界的可能状态”。这种本体论立场持 de re(从物)模态,与 de dicto(从言)模态对立。如:

从言模态:I say that Aristotle is such and such and such...

从物模态:I say of Aristotle that such and such and such...

以上 de re 模态的语句是“就 Aristotle 而言,怎样怎样”。de re(从物)模态根源于这样一个直觉,即“亚里士多德可能不具有任何那些性质,但是亚里士多德不可能不是亚里士多德”,这就像说“亚里士多德可能根本没写过《形而上学》,但亚里士多德不能不是亚里士多德”。正是这一模态直觉使得克里普克在语义学上必须认为日常专名都是所谓的“严格指示词”。

可见,是克里普克可能世界的模态直觉导致了“专名是严格指示词”的观点,而正是“专名是严格指示词”的直觉使得“后验必然命题”得以成立。正如萨蒙指出:“直接指称理论直接地支持着哲学语义学的几个重要观点。例如,我们已经看到,它引起了‘专名是严格指示词’的观点,因此它也使某种必然但明显是后验真理的存在出现了,例如,‘长庚星同一于启明星’。这个理论也可能使得某种偶然的但是先验的真理的存在成为必需的,例如,‘海王星是使得天王星的轨道遭受到干扰的一个行星’。”^{[5]217}所以,“后验必然命题”是直觉的结果,是先验前提的理论后承。既然“后验必然命题”的成立依赖于一种直觉,这就必然导致他的后验的必然命题具有先验的性质,因为他的“必然性”要依赖于

“先验性”。本来,克里普克对“后验必然命题”的证明是要打破一个传统的观点即“‘后验的’都是‘偶然的’”,但结果却导致了他的“后验必然命题”具有先验的性质。这样一来,后验的必然命题的合理性就遭受到了严重挑战,这是克里普克的理论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其实,克里普克“后验必然命题”的证明有些类似于康德对“先天综合判断”的证明,康德对先天综合判断的证明主要借助的是先验的方法,他围绕着“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通过对先天直观形式和先验知性范畴的考察,说明了数学和自然科学是如何可能的。克里普克则以可能世界的模态直觉与“专名是严格指示词”的先验直觉来证明“后验必然命题”的成立,也是一种先验论证的方法。因此,克里普克的理论也可以归结为一种“先验的形而上学”^[8]。

参考文献:

- [1] 克里普克. 命名与必然性(中译本)[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 [2] Kripke. Identity and Necessity[M]. M. Munitz(ed), Identity and Individua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71.
- [3] 何向东,吕进. 关于词项和概念的辨析[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5):15-18
- [4] Kripke, Naming and Necessity[M].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1980.
- [5] Natha U. Salmon, Reference and Essence[M]. Published 2005 by Prometheus Books.
- [6] Christopher Hughes. Kripke: Names, Necessity, and Identity[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4.
- [7] Jason Stanley. Names and Rigid Designation: A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7.
- [8] 龙小平. 对克里普克先验偶然命题的辩护[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59-62.

责任编辑 刘荣军

A Study of Posteriori and Necessary Propositions Based on Transcendental Premise

LONG Xiao-ping

(School of Marxism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0054, China)

Abstract: Kripke's demonstration of posteriori and necessary propositions was based on such a premise that the proper names are rigid designators. Nevertheless, that the proper names are rigid designators is only a conclusion of a sort of modal intuition, that is to say, the premise is transcendental. Therefore, Kripke's posteriori and necessary propositions are of transcendental characteristic.

Key words: posteriori and necessary propositions; proper name; rigid designator; transcendental premise